



霜白柿红冬初冷

○ 王垣升

冬日，像一位清冷的女子，悄然来到人间。霜白如雪，柿红似火，在这素净的季节里，展现出一幅绝美的画卷，那一抹柿子的火红，如同一团温暖的火焰，跳跃在初冬的画卷中。

清晨，推开门，一股寒意扑面而来。院子里，草地上，铺满了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如同给大地披上了一件银色的纱衣。在这霜白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，那么纯洁。远处的山峦，也被霜雪覆盖，仿佛是一幅水墨画，淡雅而清新。

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在这寂静的清晨，仿佛能听到远处茅店传来的鸡鸣声，看到那板桥之上，行人留下的足迹。霜，是冬日的使者，它带来了寒冷，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美。它让世界变得安静，让人的心灵也随之沉静下来。

漫步在乡间小路上，路边的柿子树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红彤彤的柿子，挂满了枝头，如同一个个小灯笼，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柿红与霜白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在这个季节里，柿子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礼物。柿子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它们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，更给人们带来甜蜜的滋味和心灵上的慰藉。

我喜欢走到一棵柿子树下，

静静地站着，仰望那满树的红柿子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地上形成一片片光斑。微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一个熟透的柿子从枝头掉落下来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这声音，仿佛是冬日的旋律，在这宁静的乡村里回荡。

远处，一片枯黄的稻田旁，几棵白杨孤零零地立着。它们的叶子已经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在寒风中摇曳，让我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冬日的乡村，虽然美丽，但也带着一丝萧瑟和凄凉。然而，正是这种萧瑟和凄凉，让这个季节更加富有诗意。

回到家中，坐在窗前，望着窗外的霜白柿红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冬日，是一个让人沉思的季节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大自然收起了它的繁华与喧嚣，变得沉静而内敛。人们也放慢了脚步，开始享受这惬意的时光。

煮上一壶热茶，捧起一本书，在这温暖的屋子里，感受着冬日的宁静与美好。窗外，霜白依旧，柿红依然，它们像是冬日里的一首诗、一幅画，让人陶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霜白柿红冬初冷，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丽画卷。在这个季节里，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，用心去感受这份美好，让那霜白和柿红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陪伴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天。

暖水袋里的温情

○ 徐龙宽

冬天最大的特点是冷，即便穿上棉裤棉袄，手脚依旧冰凉。晚上睡觉时，被窝如冰窖一般，寒冷难耐。

我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，远比现在寒冷。那时村里的水坑结的冰足有一尺多厚，我们在上面畅快地玩陀螺、溜冰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掉进水里，那种冰上玩耍的欢乐场景至今难忘。

寒夜难熬，双脚一片冰凉，母亲便在炉子上烧一壶开水，把开水灌进瓶子里，塞上橡胶塞，放到被窝里。这便是我们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宝贝，在当时，这几乎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取暖神器。

只有吊瓶这种特殊材质的瓶子能装滚烫的开水，有些瓶子一遇高温，便会炸开，碎片满地。我们形象地把这种易炸的玻璃称为“生玻璃”，能耐受高温的称为“熟玻璃”。

我读初一那年，父亲从集市上买来一个红色的暖水袋。父亲说这是橡胶做的，非常结实，轻便又耐用。这个暖水袋归我使用，果不其然，它松软轻便，暖和且结实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它就像我的亲密伙伴。有时我把它放在脚上，有时放在肚子上，甚至还能放在脖子下当枕头。这小小的暖水袋，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存在，它能够驱赶严寒、温暖心灵，让我无比怀念。

我在外地工作多年，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和空调。每当大雪纷飞、北风呼啸时，室内非常

暖和。渐渐地，我感觉现在的冬天没那么冷了，也无需里三层外三层地穿衣服。

有一年春节，二哥打电话让我回老家过年，说大姐二姐都回来，大家一起聚聚。我便回了老家。

晚上，母亲给我灌了一个热水袋并嘱咐道：“放在脚那里吧，夜里冷。”老家的冬夜确实寒冷，哈一口气都能形成白色的雾气。我没敢脱衣服，和衣而睡。睡到半夜，感觉脚上暖暖的、湿湿的，赶忙掀开被窝查看。那个橡胶暖水袋不知何时被我脚压破了，水流了一被窝。我收拾干净后，裹着被子坐了半宿。把家里唯一的取暖神器弄破了，我很自责。

第二天，我去集市上给母亲买了一个电热毯。她说：“用不惯这东西，还是暖水袋好，晚上能暖脚，早上倒出水还能洗脸，一点儿不浪费。”

看到母亲颤颤巍巍的身影，我的心中满是歉意。这么多年，每次接她来城里住，她都象征性地住一天就回老家，说住不习惯，没有老家自在，随手能做家务，出门能和邻居拉家常，还能喂鸡种菜，逍遥自在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她只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罢了。

于是我又去村里小卖部买了一个崭新的暖水袋给母亲，这样的取暖方式，她觉得心里踏实。看着母亲接过暖水袋时脸上露出的笑容，我的心里也暖暖的。

红薯香

○ 王同举

街巷拐角处有个小吃摊，摊主是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妇女。每到天寒的日子，摊主就支起一个炉子，吆喝着售卖烤红薯。烟气夹着红薯的香气，飘满了整条巷子。

我时常见到有几个小姑娘，在冷风里等候，还不时地向炉内探望。直到热气腾腾的红薯被装进纸袋，小姑娘们才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，满心欢喜地离去。

《故乡的烤红薯》中说：“我爱吃红薯，更爱冬天坐在火炉旁边，一面看着心爱的小说，一面守着烤红薯，真有说不出的快乐。”烤红薯有种特别的魅力，那浓郁的香甜气息能让人忘记疲惫、忘记烦恼，满心满眼都是即将品尝到的软糯香甜。

野外烤红薯是乡下孩子的拿手

好戏。在田埂上随手扒拉几块硬实的土坷垃，就能垒起一个简易的烤炉，再拾一些枯枝生火，等到枯枝燃尽成灰，就一股脑把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薯埋进去，然后在灰堆上面再次生火，就这样一点点用火的热度把红薯煨熟。孩子们总没有耐心，过一会儿就扒拉出一块红薯来试味，往往还没等到红薯完全熟透，埋在草木灰下的红薯已所剩无几了。这时候，孩子们的手和脸都沾上了草木灰，一个个像是在煤堆里打过滚儿似的。

烤红薯是乡下人的饭后甜点。做完饭后，灶膛内的柴已燃尽，把几个红薯埋进去，借助灰烬的余温，将红薯慢慢煨熟。为了确保红薯能熟透，煨的时间并不短，一般吃完饭后才把它们从灰堆里扒出来。熟透了的红薯灰头土脸，表皮焦硬，也不烫手，只需用手轻轻一掰，金黄色的薯肉就露出来了，一股浓郁的焦香味扑鼻而来。

母亲总是变着法子用红薯做出各种美食。母亲常把红薯切成小块，下锅翻炒，加水焖至熟透，出锅时撒上切碎的小葱，再淋上热油。红薯的甘甜与小葱的清香相融合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母亲还会制作红薯皮，将红薯磨成粉，加水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锅中摊成薄薄的一片儿，冷却后切成条状。红薯皮口感爽滑，富有弹性，可以用来凉拌或者炒着吃。红薯丸子也是母亲常做的美味。先将红薯洗净蒸熟，去皮后捣成泥状，再加入糯米粉和白糖，揉成面团，最后将面团搓成一个个小圆球，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。刚出锅的红薯丸子外酥里嫩、香甜可口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于我而言，红薯不仅是美食，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，它藏着我儿时的美好回忆，藏着我对亲情的眷恋以及对故土的深切思念。浓郁的薯香中带有一种独特的温暖，即便置身于寒风之中，只要红薯在手，心便暖了，一切是美好的。